



91408

北史演義卷四十三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四十三卷

歸西京一朝平亂 懼東鄴三將歸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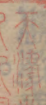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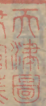
話說邙山之戰。秦大敗而遁。奉帝急走恒農。其時恒農守將聞大軍敗績。已棄城而走。城中無主。所虜降卒在內。結黨聚亂。聞秦至。相與閉門拒守。秦進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城中始定。時諸將在後者。皆未至。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三

一

秦驚不能寢。及夜蔡祐至。秦曰。承先來。吾無憂矣。枕其股。寢始安。蓋祐每從秦戰。常為士卒先。不避矢石。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一言。秦每嘆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故秦倚之。如左右手。次日兵將稍集。秦留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鎮恒農。自引大軍。奉帝入關。先是秦既東伐。關中留守兵甚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東征兵敗。共謀作亂。兵方外夷民。卽內叛。人情反覆。可畏。故為將者。必常操撻勢也。李虎等至長安。見賊勢猖獗。計無所出。不得已。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奉



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降將趙青雀與雍州于伏德聚眾萬餘。進據長安子城。咸陽太守慕容思慶亦起兵從逆。各招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士民不從者。相率以拒青雀。日數十戰。虧得侯莫陳崇進擊破之。賊始畏懼不出。王羆鎮河東。見人心惶惑。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羆受委于此。以死報國。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不能者。任自出城。王羆實心爲國眾感其言。皆無異志。泰聞變。留帝駕于閼鄉。以士馬疲弊。不可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三

二

速進。且謂青雀等皆烏合之衆。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皆面縛乞降。不足爲患。散騎常侍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虿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益當驚擾。深達民情之言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悟。乃引兵西入。父老士女見泰至。莫不悲喜相賀。又華州刺史宇文導。知賊據咸陽。起兵襲之。殺慕容思慶。及于伏德。然後南渡渭水。與泰合軍。兵勢益壯。進攻青雀。殺之。乃奉太子

入朝。撫安百姓。九月朔。帝入長安。丞相泰還鎮華州。內外始定。觀諸將之齊心出力。泰之收捨人才。可知亂何患不平哉。且說高王聞

敖曹之死。如喪肝膽。又聞衆將敗北。自晉陽發七千騎。至孟津。未濟。得侯景捷報。言泰已燒營而遁。西師悉退。斬獲甲士。收得資糧。不可計數。王大喜。遂濟河。諸將相繼來會。皆言高牙樂不救敖曹之罪。王大怒。立召牙樂。卽于帳前杖之二百。罷其職。發回晉陽。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謚曰忠武公。衆以牙樂不殺治罪猶輕也。後人有詩譏之曰。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三

三

地下敖曹目未瞑。

頭行千里血猶腥。

軍前不斬河陽將。

獻武當年尚失刑。

時金墉猶未下。王進兵攻之。長孫子彥不能守。焚城中屋宇俱盡。棄城而走。王入洛。見人民蕩析。樓堞無存。乃燬之而還。可惜帝王之都。變成荒邑。先是東魏遷鄴。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及獨孤信敗歸。其弟諏之相隨入關。泰賜以官爵。爲大行臺倉曹郎中。王怒其外畔。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謂王曰。昔孔明兄弟分事吳蜀。各盡其心。况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明

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王皆釋之。理明詞達。聽者自從。斯時舊境悉復。邊土皆安。提筆明。乃加

賞有功將士。進侯景為河南大將軍。大行臺將兵十萬鎮守河南。而身歸晉陽。東魏元象二年。靜帝以王功大莫賞。封其子高浚為牙安郡公。高淹為平安郡公。高洸為長樂郡公。高演為常山郡公。高渙為平原郡公。高濤為章武郡公。高湛為長廣郡公。雖在孩提者。並賜金章紫綬。歡于入朝。謝恩兼察朝政得失。百官賢否。世子告王曰。吏部尚書一缺。掌天下銓選。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三

四

關人才進退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有武備尤貴。有文事澄能留心。

及此足見為政不苟。昔聞崔亮為吏部時。不能評論人才。作停

年之格。以州縣郡官年深者擢之上位。以故真才流落。士氣不伸。次後選用。以此為例。非用人之道也。孝莊即位。李仲雋為吏部。專引新進少年。朝廷乏經國之才。至爾朱世隆攝選。官以倖進。政以賄成。賢才屏迹。宵小滿朝。紀綱大壞。天下騷然。後崔孝芬為之。亦華而不實。徒有斯文之稱。究無安世之道。歷數其人。情弊了然。今遷鄴以來。三換其人。皆無可取。何以勵人心而敦

世道王曰汝能任此職乎世子曰兒才亦恐不勝王曰汝能留心人才無徇己私便可不負此職要言不煩吾

今言于帝命汝攝之便了於是世子攝選百官皆賀

王于都堂召會文武大宴三日見座無敖曹深加嘆

息謂羣臣曰吾欲遣使西魏求還敖曹首級恐傷國

體為黑獺所笑棄之則于心不忍諸君能為吾計乎

念及死者生者可知此舉不唯不忘故舊兼能感激諸將高王真雄才哉陳元康曰易耳

若令侯景求之首必可得黑獺自卽山大敗以來畏

景如虎必不吾逆也王歸晉陽遂以命景景乃遣人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三

五

揚言于西魏曰送還敖曹之首則兵不動不然將長

驅入關以報河陽之辱泰聞之笑曰安有為死人首

而動大兵者不過景欲得敖曹之首耳我方兵疲力

乏且欲閉關息民不可激其怒因歸高敖曹寶泰莫

多婁貸文三人之首于景景送至晉陽王撫首大哭

悉加厚葬再說世子自攝選以來遷擢賢良黜逐不

肖凡清要之職皆妙選人物以充之其餘量才授位

無不愜當有未受職者皆引置門下講論賦詩以相

娛樂又好蔡氏八分書法暇卽習之製金玉筆管會

集古今人文。府中書吏常有百人。給賜甚厚。士大夫以此稱之。將家子而好文。學亦大不俗。時南北通好。使命相繼。務

以俊乂相誇。每遣使至梁。必極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遊子弟盛服

聚觀。館門如市。宴會之日。世子使左右密往視之。一言制勝。爲之撫掌。鄴使至建康亦然。一日世子入朝。

見帝于內殿。帝曰。朕有一事欲與卿言。世子問何事。帝命召來。只聽得屏後玉珮之聲。走出一位女子。端

嚴秀質。美麗絕人。向世子低頭下拜。來得奇。拜得奇。令人意想不出。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三 六

世子答拜。問帝此位何人。帝曰。此東光縣主名靜儀。乃是朕姑高陽王元斌之妹。侍郎崔恬之婦也。因有家難。乞憐于朕。朕不能至。故令求赦于卿耳。世子斂容再拜曰。臣掌者陛下之法。未識縣主求赦者何事。帝曰。恬弟崔俊。去年在洛。被宇文泰逼之西去。今臣于西。若正其外叛之罪。累及一門。恬亦當誅。卿父執法難違。欲卿曲宥耳。世子曰。帝命不敢不遵。父意恐難回轉。此非臣所得主也。此時澄言尚正。靜儀見世子不允。流淚不止。重向世子拜懇。世子見靜儀面如梨花。着

兩愈覺可人。不忍絕之。

心漸涉邪了

向帝曰。陛下既有寬

赦之情。小臣豈無哀憐之意。自當竭力援手。遂再拜而退。靜儀見世子允了。亦謝恩而出。世子歸語公主。

曰。卿知高陽王有妹靜儀乎。公主曰。此奴之姑也。幼

時亦曾見之。世子曰。可惜絕色佳人。未識將來性命

若何耳。

已露憐愛意

公主問何故。世子備述其事。頃在帝

前相見。屢次拜求。若父王不允。豈非滅門在。卽公主

曰。大王立法如山。未必肯寬恕也。此時世子心中輒

轉尋思。不赦靜儀。則美色可愛。赦之。則懼父見責。到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三

七

覺進退兩難。一日。接得晉陽密札。果爲崔俊一案。內

云。崔俊身投僞國。理合全家正法。但崔氏世代名門。

民望所屬。汝宜細細斟量。方可行誅。世子覽之大喜。

吃了安心杯了

曰。父王既有此言。欲寬崔氏之罪。不難矣。遂

奏帝。凡崔氏連坐者。皆赦之。以書覆高王曰。

崔俊被擄入關。從逆非其本心。崔恬盡職鄴中。爲

國尚無異志。誅及無辜。易招物議。免其連坐。可慰

輿情。况恬妻東光縣主高陽之妹。今上之姑。帝本

有意曲全。兒已特行寬宥矣。

雖狗私情。却合公道。

高王見書遂置不問。此時不唯崔恬夫婦感激。帝亦大悅。一日宴世子于內宮。后亦在座。靜儀適來謝恩。帝召入。賜坐。后側命靜儀敬酒三爵。以酬世子之勞。帝亦多事世子亦回敬之。謂靜儀曰。縣主與吾婦。是至親。少時常聚。至今每懷想念。異日當令來見也。靜儀曰。妾于次日。本擬登堂拜謝。敢勞公主下降。世子佯稱不敢。而心實暗喜。宴罷各退。世子歸。知東光縣主次日必來。暗囑門吏。縣主若到。勿報。公主引其步輿。打從平樂堂。直入絳陽軒中。絳陽軒乃世子密室也。非安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三

定了待他上鈎次日靜儀到府門。吏挽其步輿。直至密室深處。從人悉屏在外。靜儀坐在車中。但見曲曲花街。兩旁都是翠栢屏風。不像後宮模樣。及至停車。回顧侍兒。不見一人。有一宮女走來。開幔道。公主在內軒相等。請縣主人見。宮女引路。靜儀只得移步相隨。及至內軒。不見公主。宮女又曰。在暖閣中。逐層騙入寫得極細及入却見世子走來施禮。心上大疑。因問公主何在。世子曰。少停相見。因有密事相告。先屈縣主到此一敘。宮娥擺宴上來。靜儀辭退。世子曰。昨在帝前承賜三爵。

今日少盡下情。縣主莫辭。靜儀無奈。兢兢坐下。世子殷勤奉勸。宮女連送金樽。天色漸暮。侍女皆退。靜儀欲回。世子笑謂之曰。昨夜夢與卿遇。今日相逢。乃天緣也。卿其憐之。打不怕的淫棍。又要弄出來了。靜儀曰。全家之德。沒齒不忘。若欲污我。斷難受辱。說罷便走。門已緊閉。世子卽上前擁逼。衣服皆裂。靜儀力不能拒。遂成私合。是夜同宿閣中。侍女皆厚賞之。囑令勿洩。在外從人疑爲公主。留住。初不料有他故。三日後。靜儀堅意辭去。世子不得已。送之回府。靜儀歸。對其夫流涕微言。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三

世子無禮。崔恬不敢細問。仍善遇。其妻蓋懼。見怒于世子。禍生不測也。然世子曰。夜想念。欲圖再會。苦于計無所出。乃召其奴張保。財謀之。保財曰。易耳。世子超授崔恬爵命。出使在外。則可以潛遊其家矣。逢王之惡無所不至。世子乃奏恬爲散騎常侍。出使遠去。夜間。并去侍從。潛至崔家。與靜儀相會。連宿數夜。形迹大彰。高陽王聞之大怒。奏于帝。請賜靜儀死。以免狂童之侮。帝曰。此事實傷國體。但非靜儀之罪。乃高世子之過也。高王功在社稷。大權在握。世子爲所寵愛。朝事

悉以相委。國家安危。係彼喜怒。若賜死靜儀。澄必懷怨。何可以一女子而起大變。不能正其罪。只好隱忍。過去帝意亦是。高

陽見帝不允。默然而退。其後世子亦恐人覺。宴去早歸。微服來往。時高岳、孫騰、子如隆之四人聞知。皆擔

憂恐。相與議曰。王令吾等在此者。為輔世子也。今世子以萬金之軀。夜出潛行。倘有小人從而圖之。禍生

不測。吾等死不足贖。今若諫之。彼必不聽。反遭其怨。不若密啟大王。使行禁止。四人議定。遂將世子私通

靜儀之事。稟知高王。欲卸已禍。只得密啟其事。雖招世子怪。亦顧不得。王大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三

怒私語妻妃曰。子惠不克負荷。行將廢之。妃驚問。王悉告之。妃亦怒其荒淫。曰。此兒終不善死。王於是立召之歸。正是朝中不究貪淫罪。堂上猶施撻責威。未識高王召歸世子若何處治。且聽下文分解。

宇文泰當大勝之時。聲勢壯盛。侯景一呼。眾軍敗北。幾至不能復振。可知兵真危事。勝敗無常。不可不慎也。高澄論銓選一節。可謂明允。後果勝任。殊非碌碌無才者可比。至始救靜儀。又設計亂之夜。出微行。不顧身命。雖其天性荒淫。亦

歡立身不正貽謀之未善也。聖人云身修而後家齊。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真至論哉。

北史演義卷四十三終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三

七

北史演義卷四十四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四十四卷

私靜儀高澄囚北

逼瓊仙仲密投西

話說高王怒世子放縱。召其夫婦同歸。欲行廢黜。猶惜其才美。諸子莫及。爲之轉輾不樂。一日偶至儀光樓下。高洋兄弟四人在花陰踢球爲戲。見王至。皆進前跪拜。王欲觀諸子志量。尚未發言。一內侍捧亂絲

北史演義

卷四十四

一

數縷而過。問何所用。對曰。此織作坊棄下者。王命諸子各取一縷治之。高浚高淹等皆以手分理。洋獨拔劍將亂絲斬斷。王問何爲。對曰。亂者必斬。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洋至是方露頭角。王大奇之。先是高洋內雖明決。外若昏愚。

澄甚輕之。且因其貌醜。每嗤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何由可解。弟兄常侍王側。問及時事。世子應答如流。洋默無一語。故王亦不甚愛之。今見其出語不凡。遂加寵愛。私語婁妃曰。此兒志量剛強。聰明內蘊。非澄所及。可易而代也。妃曰。澄輔政已久。朝野盡服。責其

改過可耳。若竟廢之，妾以為不可。非徒溺愛亦於大勢有礙未幾

世子夫婦至晉陽，欲見王。王不見，見婁妃。妃獨召公

主入，以靜儀事詰之。公主不敢隱，妃曰：歸語爾夫。父

怒不可回也。公主涕泣求解，妃曰：汝且歸府，俟其見

父後圖之。公主歸語世子，世子知靜儀事發，大懼。次

日，王坐德陽堂，先召趙道德、張保財責問世子所為。

若一言不實，立死杖下。二奴懼，遂以實訴。王怒其導

主為非，各杖一百，下在獄中。此等惡奴殺之亦可繼召世子，歷

數其罪杖而幽之，不放入朝，澄知身且見廢，憂懼成

北史演義

卷四十四

疾。婁妃為言于王，王曰：俟能改過而後復其職。妃遣

使密報疾漸愈。其後王命楊休之撰定律令，命世子

主其事。每日詣崇義堂檢校一次，即入德陽堂侍于

王側。高王天性嚴急，終日衣冠端坐，威容儼然。人不

可犯。以世子多過，不少假顏色。世子朝夕兢兢，唯恐

獲罪。一日，王晝寢，世子欲進見，婁妃求放還朝。值諸

夫人在栢林堂遊玩，懼涉嫌疑，不敢前進。背立湖山

書院簾幕之下。亦是世子打星照命蓋諸夫人每朝謁婁妃，過

了七星橋，便下車步行，所經湖山書院芙蓉樓、栢林

堂約百餘步。方至妃宮。芙蓉樓共七間。梁棟幃幔皆畫芙蓉。故以為名。湖山書院亦有十數間。內有洞庭湖金芝亭。卧龍山奇花異草。蒼松翠栢。彷彿江南風景。又有沉香閣。高十餘丈。藏皮圖書之所。栢林堂九間。內有古栢一株。小亭一座。景極幽雅。細細敘來的是內府氣象諸夫人謁退。常在此徘徊。有盧夫人者。年尚幼。舉止頗輕佻。在院觀玩已久。出步走出。不知世子背立簾下。把簾一推。觸落世子頭上羅巾。見是世子大驚。忙出簾外謝罪。世子未及回答。高王適至。見與盧夫人

北史演義

卷四十四

三

對立簾前。疑其相戲。以致失帽。大怒曰。爾在此何幹。諸夫人皆驚散。王將世子揮倒在地。拳打脚踢。無所

不至。

無私而疑有私名頭不好的人吃苦在此

時陳元康最得王寵。適有

事欲啟問王何在。內侍言王在栢林堂。毒打世子。恐世子性命不保。元康聞之。冒禁透入。事急矣不果見

得不爾

果見

世子血流遍體。在地亂滾。王猶踢打不已。於是向前跪捧王足。涕泣哀告曰。父子至情。大王何忍行此。倘失誤致死。悔之何及。王鑒其忠誠。遂止。元康忙扶世子出。隨王回至德陽堂。王告以世子之罪。元康曰。大

王悞矣。世子近甚畏敬，其入宮者不過入見內王耳。况諸夫人皆在，何敢相戲。失帽定出無心，大王細察。定知臣言不謬。且朝中權貴橫行，非世子高才無以制之。王何遲小忿而亂大謀。以大計曉之故言易入王曰：卿言良是。吾性嚴急，不能止也。元康曰：王自知嚴急，今後願勿復然。王不語。及入宮，訪諸衆夫人，皆言並無相戲之事。怒乃解。然猶未肯遣其入朝也。婁妃以世子屢觸父怒，通信高后勸帝召之。及帝命下，王遂遣之。仍令輔政。臨行，夫婦拜辭。王戒公主曰：汝夫倘有不

北史演義

卷四十四

四

謹必先告我。又以道德可赦保財姦巧，必欲殺之。婁妃以保財之妻，乃舊婢蘭春從幼貼身服侍，卽前此嫁王。蘭亦有功，不忍殺其夫，因言之于王，亦赦其死。婁妃勸赦保財猶是婦人之仁令每月錄府中事以報，隱而不報。必斬主僕，皆凜凜而去。於是世子歸朝，絕迹崔氏之門。勵精爲治，政令一新。朝綱肅然。王聞之大悅。時四方少定，東魏改元武定。大赦天下。高王出巡晉肆二州。直至邊界，遣使蠕蠕國，誑稱宇文泰謀殺蠕蠕公主。其下嫁者，皆疎屬遠親，並非貴主。若肯與吾邦通好。

則天子當以親公主下嫁。你道蠕蠕公主若何身故。
借高王用間正好補先是乙弗后廢爲尼。降居別院。
敘西事牽連無迹

郁閭后猶懷妬忌。文帝不得已。乃以次子武都王爲
秦州刺史。后隨之而去。帝思念常切。密令蓄髮。隱有
追還之意。大統六年。忽報蠕蠕舉兵來侵。衆號百萬。
前鋒已至夏州。聲言故后尚在新后不安。故以兵來。
羣臣震恐。帝亦大懼。乃遣中常侍曹寵。賫勅秦州。賜
乙弗后自盡。后見勅。泣下沾衣。謂寵曰。但願天下常
寧。至尊萬歲。妾雖死何憾。遺語皇太子。言極淒楚。左

北史演義

卷四十四

五

右皆感泣。遂飲鴆酒。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二歲。可

寵復命。帝默默傷感。鑿隴葬之。號曰寂陵。其後蠕蠕

公主懷孕。遷居瑤光殿。宮女侍衛者百餘人。忽見一

美婦人。后妃裝束。盛服來前。問宮女曰。此婦何人。左

右皆言不見。后遂驚迷。如此者數次。人皆知乙弗后

爲禍也。將產之夕。又見此婦在前。產訖而崩。所生子

亦不育。無故逼死乙弗后安得不故高王借此離間。

蠕蠕果怨西魏。遣使東魏。願求和親。王奏之。朝帝。乃

于諸王宗室中。選得常山王元隙之妹。姿容端麗。封

爲蘭陵公主。下嫁蠕蠕。武定元年。蠕蠕遣使來迎。帝厚加贈送。公主過晉陽。歡又贈奩二百餘萬。以國家大事。親送之樓煩郡北。乃歸。秦聞之大懼。因思賀拔勝之兄賀拔允。在晉陽。可結以圖歡。不能明鎗相刺。思用暗箭射之。誦智人往。往如是。乃私語勝曰。高歡國之賊。亦公之讐也。吾聞可泥在彼。雖爲太尉。亦鬱鬱不得志。公何不招之。

西歸。倘能乘間誅歡。爲國除害。此功不小。公以爲然。否。勝曰。兄之從歡。非本心也。以公意結之。斷無不從。秦大喜。勝卽寫書寄允。囑其暗害高王。乘亂奔西。允

北史演義

卷四十四

六

得書。大以勝言爲是。遂起圖歡之意。一日。王赴平陽遊獵。召允同往。允執弓矢以從。王至平陽城外。見青山滿目。麋鹿成羣。令軍士列圍而進。親自射獸。諸將皆四散馳逐。允獨乘騎在王後。暗想乘此左右無人。若不下手害之。更待何時。於是拽滿雕弓。照定玉背射來。那知用得力猛。弓折箭落。左右見者大呼曰。賀太尉反。王驚顧。亦大聲呼之。允方棄弓。以刃相向。諸將齊上。擒之下馬。變生不測。一時忙亂。寫得四面都到。王問允曰。賀卿何爲反。允曰。今日弓折。乃天意也。夫復何言。王囚之。

遂歸晉陽。議允罪。諸將請戮其全家。王念故情。殺之。而赦其二子。時高洋年十五。王爲娶婦。右長史李希宗有女祖娥。德容兼備。遂納爲太原公夫人。百僚皆賀。成婚之後。夫人見洋體暗中有光。怪而問之。洋曰。由來如此。故常獨寢。汝勿亂傳。自後侍女皆令外宿。獨與夫人寢處。蓋洋以次長。父常譽之。恐兄有忌心。故每事謹退。示若無能。人盡笑其愚。唯高王深知之。命爲并州刺史。楊遵彥爲之副。要曉得高氏諸子皆聰俊。詳明洋之異徵兼敘諸子聰俊隨手帶挈全不費力高浚幼時出遊外府。

北史演義

卷四十四

七

見祭神而歸。問其師盧裕曰。人之祭神。有乎無乎。裕曰。有浚曰。既有神。其神安在。裕不能答。高浚八歲。王使博士韓毅教其學書。毅見浚書不工。因戒之曰。五郎書法如此。日後尚宜用心。浚答曰。我聞甘羅十二郎。卽爲秦相。未聞能書。何必勤勤筆墨。博士當今能書者。何爲不作三公。毅甚慙。高氏諸子皆以聰明自矜。卽澄亦不免洋獨治絲一事畧自表異。其他皆若憤憤也。然後日大業卒成于洋。可見聰明不貴于露而貴于藏也。世子于

諸弟中尤愛浚。請于父授職于朝。官爲儀同三司。朝夕相隨。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御史中丞高仲密以建

義功身居顯職。寵任用事。其妻爲侍郎崔暹之妹。夫
婦不睦。鄴城李榮有一女年十八。號瓊仙。生得容貌
無比。仲密聞其美。欲娶之。其家不肯作妾。必爲正室
方允。仲密乃出其妻而娶瓊仙。崔氏氣憤而死。暹由
是怨之。又仲密爲御史。多私其親黨。世子以任其其
人。奏請改選。仲密疑暹譏搆。亦怨之。先是世子於鄴
城東山。建花庄一座。極宮室之美。內有五十六處歌臺
舞榭。十餘處珠館畫橋。四季賞玩。各有去處。燕遊堂
宜于春。臨溪館宜于夏。疊翠樓宜于秋。藏香閣宜于

北史演義

卷四十四

冬。又有步雲橋。玩月臺。木穉亭。茶藤架。鶴庄。鹿垞等
名。奇花瑞草。異獸珍禽。充滿其中。見者皆嘆爲人間
仙島。世上蓬瀛。有如此佳景。纔動得婦女遊興。內侍王承恩。專司啟
閉。只有府中姬妾。方容進內遊玩。外人皆不得入。瓊
仙未嫁時。素慕園中佳景。苦于無路可入。今爲高氏
婦。藉了丈夫聲勢。正好到彼遊玩。况承恩與仲密。又
素來相熟。不怕他攔阻。於是帶了女從。竟往花庄而
來。承恩接進。任其遊行。那知是日午後。世子朝罷。無
聊亦到園來。來得承恩大驚。諸女伴只得躲避一邊。

世子登澄翠樓。憑欄觀望。忽見玩月亭中有一羣婦女。隱身在內。召承恩責之曰。汝掌園門職。司啟閉。何縱留閒人在內。承恩跪告曰。此非閒人。乃中丞高仲密夫人。欲觀園景。奴婢以仲密是王府至親。不敢峻拒。故容之入園。到尚未久。殿下忽來。故躲避亭中。世子曰。既是仲密夫人。請上樓相見。蓋世子亦聞仲密新娶婦甚美。故欲見之。此句補得好。不亦不勞見矣。俄而瓊仙上樓。花容月貌。果是國色。世子一見。淫心頓起。向前施禮。殷勤請坐。道夫人到此不易。欲觀園中景致。穩便

北史演義

卷四十四

九

遊行。吾與中丞本是一家。夫人便爲至親。不必嫌疑。說得親熱之至。忙令內侍引路。請夫人遍遊各處。其餘婦女

皆伺候在外。瓊仙至此。倒不好相。却只得輕移蓮步。

隨內侍而行。過了幾處亭臺。不覺走入深境。旋至一

室。錦帳銀屏。羅幃繡幔。似人燕寢之所。忙欲退出。世

子已到門口。攔住道。夫人閑步已久。敢怕足力勞倦。

留此小飲三杯。少表敬意。話未畢。內侍排上宴來。世

子執杯相勸。瓊仙堅不肯飲。遠爾攔住。遠爾排宴已露不善之意。瓊仙焉肯

復世子曰。夫人畏仲密耶。或有所嫌耶。瓊仙曰。妾民

家之女。仲密天朝貴臣。焉得不畏。欲奪門走。世子遽執其手。瓊仙灑脫泣曰。世子淫人婦多矣。我義不受辱。今日有死而已。見壁有掛劍。拔欲自刎。世子懼其竟死。只得搖手止之。縱使去。高澄見色。卽淫行。同狗。瓊無足論矣。世人好縱妻女出遊者。卽爲鑿戒。瓊仙幸性烈。不爲所染。若稍圓融。此際難言矣。瓊仙得脫歸家。

哭訴仲密曰。妾幾不得生還。備陳世子見逼之狀。仲密由此深恨世子。遂萌異志。其後崔暹又劾仲密。非才受任。出爲北豫州刺史。不授以兵。使之但理民務。仲密益切齒。遂通使宇文泰。以虎牢歸西魏。請以兵北史演義 卷四十四

十

應泰大喜。許之。仲密乃殺鎮北將軍奚壽興。奪其兵。而外叛。反報至京。舉朝大駭。高王以仲密之叛。皆由崔暹。命世子械至晉陽。殺之。世子匿暹府中。爲之固請。乞免其罪。自己惹起禍端。使崔暹獨死。心亦不忍。王見其哀懇。乃遣

元康至鄴。謂世子曰。我苟其命。須與苦手。世子乃出。暹謂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執暹至晉陽。王坐德陽堂。見之。責其召釁。喝令加杖。暹方解衣就責。元康歷階而上。告于王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况

于他人

總從大處立說與英主語定應如是耳

蓋澄爲四道行臺故稱

大將軍也。王乃免之。且曰：若非元康當杖暹一百。

仲密弟季式鎮守永安。仲密反遣使報之。季式單馬奔

告高王。王慰之曰：汝兄弟皆建義功勳。盡忠于吾。教

曹死。吾至今不忘。今仲密無故外叛。深爲惋惜。與汝

何涉。仍令復職。待之如舊。

寬季式之罪高王待故舊尚爲不薄

且表宇

文泰知仲密爲高氏心腹之臣。一旦來降。機有可乘。

豫洛一路地方皆可併取。遂起大軍十五萬。以大將

李遠爲前鋒。直趣洛陽。儀同于謹攻破栢壁關。直趣

北史演義

卷四十四

十一

龍門親自引兵進圍河橋南城。兵勢甚盛。王得報。整

集精兵十萬。親臨河北拒之。正是干戈全爲蛾眉起。

毒患偏從蜂蠆生。未識此番交戰。兩下勝負若何。且

俟下卷細說。

高洋內藏姦詐。外似愚騃。亦是乃父機械。一脈

相傳。高澄幾經懲創之後。淫性不改。落帽被責。

雖無實情。亦素來無行。易啟人疑耳。乃猶不知

畏懼。逼淫仲密之妻。致起兵端。所謂干戈起于

衽席者也。管子云：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有味哉。

北史演義卷四十四終

北史演義

卷四十四

三

北史演義卷四十五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四十五卷

縱黑獺大將懷私 克虎牢智臣行計

話說高王以仲密外叛西師入寇命斛律金為前鋒親自出禦將至河橋西魏先備火船百隻從上流放下欲燒斷河橋使不得渡斛律金纔至北岸見有火船衝下急令副將張亮以小艇百餘隻都載長鎖攔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五

一

任中流以釘釘之帶鎖引向南岸橋遂獲全斛律大金能大

軍安然渡河據邙山為營欲暫休軍士不進者數日

秦疑之乃留軍裝輜重于瀍曲半夜親引人馬將佐

登邙山以襲其營候騎報王曰西師距此四十里熟

食乾飯而來王曰如此軍士皆當渴死何待吾殺也

乃集諸將列陣以待以下寫戰步步作閉合之勢令閱者又吃嚇又快意俄而

天色大明泰知敵人有備按兵數里之外高王以五

千鐵騎付彭樂先進必斬將擐旗而返彭樂一馬當

先便引人騎直衝過來西軍莫當其鋒讓他殺入深

處反從後裹來。密密圍住。東軍遙望。全不見彭樂旗號。有人飛報高王曰。樂已叛去。王夫色俄而西北塵起。呼聲動地。樂兵在西陣中如蛟龍翻海。所向奔潰。西魏將士紛紛落馬。一時聲勢皆從東軍眼中看出故妙。擄得西軍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及督將僚佐四十餘人。遣使報捷。王大喜。並令斛律金段韶諸將乘勝進擊。大破西師。斬首三萬。當是時。西師一敗。泰左右皆散。自出陣前。收合餘軍。彭樂一騎驀地趕來。泰知其勇猛難敵。拍馬而逃。彭樂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五

緊追數里。已近馬尾。大呼曰。黑獺休走。快獻頭來。泰窘極。還顧曰。汝非彭樂耶。痴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其言若深為彭樂遂樂計者故妙。樂遂舍之。獲泰金帶以歸。言于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王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伏諸地。連頓其頭。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際斷良久。樂曰。乞假五千騎。復為王取之。王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耶。取絹三千疋。壓其背上。因以賜之。不諱其罪。卽賞其功。英雄作用。泰得脫歸營。鳴角收軍。兵將已集。軍勢復振。謂諸將曰。今日偶

失隄防。軍威少挫。明日當決一死戰。以破其軍。諸君勉之。乃秣馬勵兵。分軍爲三隊。自主中軍。以李弼獨孤信。楊忠。竇熾。達奚武。賀拔勝。六員。勇將自隨。趙貴爲左軍。若干惠爲右軍。命二軍曰。東軍來攻中堅。左右合擊。五更造飯。以備迎敵。黎明。高王以昨日失秦。自率諸將親爲前鋒。冲入西陣。西軍以死抵戰。左右兵皆起。奮力合攻。東魏兵敗。步卒皆爲所擄。王失馬。赫連陽順以已馬授王。王上馬走。西軍四面圍定。欲出不得。忽狂風大作。走石飛沙。天昏地黑。軍士不能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五

三

開眼始脫重圍。

於此可知天意。

從者惟都督尉興慶及步騎

七人。諸將皆不知王所在。追兵至。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王可脫矣。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尚少。願用臣兄。王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先是王有小卒。盜宰民驢。欲治其罪。以戰故未治。小卒私奔西軍。告于秦曰。王祇一人一騎。走于邙山之後。追之可獲也。秦乃選勇敢士三千人。皆執短兵。令賀拔勝率以追之。勝識王于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槊刃垂及。因呼曰。賀六

渾我賀拔破胡。今日必殺汝也。

與彭樂追秦之言遙遙相對 歡驚

魂殆絕。適劉洪徽突至。見勝追王急。從傍放箭。斃其

二騎。段韶亦從山後冲出。大呼曰。勿傷吾主。射勝馬

洞腹。勝跳下換馬。王已逸去。

秦不死于彭樂歡不死于破胡二人雖各有天命其實皆行險以邀

倖也 兵凶戰危信然。勝嘆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王

圍營諸將齊集。以段韶劉洪徽有救援之功。並賜錦

袍玉帶。封韶為長樂侯。洪徽即劉貴子。時貴已卒。洪

徽已襲父爵。進封平成侯。王將復戰。術士許邁告王

曰。賊旗號尚黑。水色也。王旗號尚紅。火色也。水能克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五

火。故不得利。當用黃色旗號制之。王乃連夜造黃旗

五千面。進與秦戰。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秦合右

軍與戰。亦不利。東魏兵大振。會日暮。秦知不可勝。收

兵夜遁。東兵來追。勢甚危迫。會獨孤信于謹。尚在後

面。收散卒。自後擊之。東師擾亂。諸軍由是得全。若干

惠夜引去。東兵追之急。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

畢。謂左右曰。死于長安。與死於此間。有以異乎。乃建

旗鳴角。駐馬以待。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收敗卒。徐

還秦八關。屯於渭上。東兵至陝。秦使達奚武拒之。封

子繪言于高王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王猶豫。集衆將議進止。皆曰。野無青草。人馬疲之不可遠追。當回晉陽。徐圖進取。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王曰。深入之後。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王久戰意。無心入關。不從其言。

高王屢困危殆。深識事機。知滅秦尚難。寧爲退守計耳。

獨使劉豐生將數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五

五

千騎追之。班師而歸。先是前一年。高王擊西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王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授并州刺史。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王圍玉壁九日。會大雪。士卒饑凍多死者。遂解圍去。

補敘前事

及仲密以虎牢降。泰召思政于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歸。乃使守宏

農城中。兵微糧寡。守禦之具全無。思政大開城門。解衣而卧。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城下。心疑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慰勉其下。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

芻粟由是宏農守禦始固。是役也。兵雖敗。諸將之功不可沒。故特表之。

從泰諸將皆無功。惟耿令貴力戰功多。常陷敵中。鋒

刃交下。皆謂已死。俄大呼奮刃而起。如是者數次。當

其鋒者死傷相繼。歸語人曰。我豈樂殺人。壯士除賊

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

也。又都督王胡仁。王仲達亦力戰功多。殺敵無數。泰

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此三人。又以州有優劣。使三

人探籌得之。仍賜令貴名豪。胡仁名勇。交達名傑。以

旌其勲。初仲密將叛。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五

應高隆之馳驛安撫。由是得安。世子密以書與隆之。

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悉收其家屬。隆之以寬貸

旣行。理無改悔。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

不細。乃啟高王罷之。隆之能持大體侯景進兵虎牢。欲復其

城。仲密與西將魏光守之。聞景兵至。以書求援于泰。

泰復書令固守。言兵且至。使諜潛至虎牢報之。爲景

軍士所獲。搜出其書。景改之云。兵未得發。宜速去。縱

諜入城。光得書。與仲密連夜棄城而遁。侯景引兵追

之。攜仲密妻李氏以歸。卽送之鄴。高澄聞之喜可知矣由是北

豫洛二州復入東魏。帝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唯不赦仲密一家，歡以高乾有義勲，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爲之請免。唯其妻李氏坐罪當誅，帝從之。澄聞李氏擒歸，方欲寵之，專房何忍加以刑誅？乃使楊愔言于帝曰：仲密妻李氏年少不預反謀，乞全其命。帝亦赦之，命歸父母家。世子迎之入府，居于迎春院，賜服飾器用，侍女皆備。至夕，世子盛服見之，謂瓊仙曰：卿前推阻今日順我否？瓊仙曰：前爲仲密婦，今歸世子家，爲婢爲妾，曷敢有違？何前烈而今改也世子大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五

悅當夜擁之而寢，號河南夫人。再說宇文泰以喪師辱國，請貶爵位。文帝不許，再鎮同州，募關隴豪俊以增軍旅。泰有妾叱奴氏生子名邕，術士蔣昇密告于泰曰：丞相新生之子，貴不可言，他日必登九五之尊。但府中不利長成，宜于吉地養之。泰問何地爲吉？可泰有不臣之心久矣，昇曰：秦州有紫氣，宜令居之。泰乃用李穆爲秦州刺史，托之撫育。邕卽周武帝也。提泰又有女雲祥，李夫人所生，年十四，容貌端嚴，性質不凡，好觀古烈女傳，繪圖于房幃，左右朝夕流覽。敘雲祥之賢爲後殉節張

本泰甚愛之常曰每見此女良慰人意文帝欲納爲太子妃降詔求之泰承帝命送女于長安與大小戚婚。今且按下不表且說高王居于晉陽希入朝內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其心腹親黨任政朝廷。鄴中謂之四貴勢焰燠灼傾動朝野然皆無經濟之才貪財納貨不遵法紀高王深知其弊私語婁妃曰

外患既寧
內治難緩

今天下漸平諸貴尚橫吾欲損奪其權未

識澄能勝任否妃曰四貴之權真可少損但澄兒究屬年少大權獨歸恐其志氣驕滿還當以正人輔之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五

八

王以爲然武定三年二月王巡行冀定二州核算河。北戶口損益出入儀衛必建黃旗于馬前號曰河陽。幡以邙山之役用黃旗得勝也四月入朝于帝初西。師退帝加王以殊禮辭不受至是帝謂曰黑獺潛逃。虎牢克復皆王大功何以不受朕命王再拜曰此臣。分內之事何敢言勳因奏以高澄爲大將軍門下省。中機務悉歸中書刑賞一稟于澄所司擅行者立斬。由是澄之權廷臣莫敢與抗

抑羣臣重子權皆曹越
孟德司馬仲達故智

數日王始歸世子自得大權務欲挫折朝貴之勢孫

騰入謁。不肯盡敬。叱下。以刀環之。立于門外。高隆之入府。高洋呼之爲叔。澄罵洋曰。小子辱祖。此何人而呼之爲叔也。庫狄于世子之姑夫。由定州來謁。候門下三日。始得一見。時司馬子如官尚書令。其子又娶桐花夫人之女。華容縣王爲室。聲勢赫奕。嘗出巡外屬。擅殺縣令二人。有犯之者。動以白刃相加。官吏百姓惶駭竄匿。世子使崔暹劾其罪。係之獄。子如素恃王寵。不意忽然得罪。大懼不能自全。入獄一夕。其鬚盡白。乃自書款詞曰。昔在岐州。杖策投王。有驢在道。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五

九

而死。其皮尚存。此外之物。皆取諸人者也。

直認不諱。言淺而意深。

深。王隣而赦之。出爲外州刺史。太保尉景恃恩專恣。所爲多犯法。有司不敢問。暹亦劾之。嚴旨切責。收禁都堂。其妻常山郡君高王姊也。致書于王求解。王曰。此景自招之禍也。雖然。我不可以坐視。上表乞赦其罪。三請不許。

借親貴以立法其餘自不敢犯。故尉景子如首治其罪。

皆世子意。

也。王乃親自入朝。求赦于帝。帝允其請。始釋還家。王率世子往見之。景堅卧不起。王至榻前。景怒曰。大吽曰。你父子富貴如此。竟欲殺我耶。王遜言謝之。常山

郡君曰。老人去死已近。何忍煎迫若此。謂世子曰。你
年幼。未識當時貧賤苦况。然亦當知吾夫婦待爾。父
不薄。因歷數昔年撫養情節。貧賤相依言之。歷歷歡
父子聞之亦難為情矣執王手大慟。王亦泣曰。非吾忘情。此乃國法。不可以
私廢。公不然。懼無以服天下。吾之星夜入朝者。亦為
姊故耳。後曰。保使士貞不失其位。富貴如故也。因置
酒。而別。自後景亦自斂。貴戚無不畏懼。世子造新宮
一所。堂宇規模儼如太極殿。王責之曰。汝年不小。何
不知君臣之分。着即速改。戒勿復爾。責溢改過歡心
中尚知有君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五

十

一日侍宴于華林園。百官皆集。酒半。帝命擇朝臣忠
貞者。勸之酒。王奏御史崔暹可勸。又請賜絹百疋。以
旌其直。帝從之。賜酒三爵。崔暹跪而受飲。舉朝以為
榮。宴散。世子笑謂暹曰。今日我尚羨卿。何況他人。尚
書郎宋遊道為人剛直。不畏權勢。王見之曰。昔聞卿
名。今識卿面。獎諭久之。及還并州。百官送于紫陌宮。
設宴飲酒。遊道亦在座。王自舉杯賜遊道曰。飲六渾
手中酒者。大丈夫也。一言榮
于華表卿今飲之。遊道接飲。再
拜謝。百官側目。臨行上馬。又執其手曰。我甚知朝貴。

大臣有忌卿忠直者。然卿莫慮也。縱世子有過。亦當直言。于是請于帝。進遊道爲御史中丞。正是法加私戚。朝綱肅。旌及孤忠士氣伸。但未識高王歸北。又有何事生出。且聽下卷再講。

勝敗不常。雖兵家所恒有。然宇文泰勢已窮蹙。而彭樂縱之遠道。高歡匹馬逃避。而小卒反告敵人。皆因平日機變太深。待下太刻。所以人心易變。觀其待舊時有功之臣。皆嚴切繩之。親如尉景。幾欲置之死地。歎真少恩哉。若澄之淫縱。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五

十一

性成不忘李氏。堂宇僭越。同於至尊。則又不足言矣。

北史演義卷四十六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四十六卷

王儀陌路成婚媾

勝明誓願嫁英雄

話說高王姬妾甚多最愛者飛仙院鄭夫人東府爾
朱后皆已生子寵榮無比鄭夫人有弟仲禮年十八
以其姊故亦加親信封為帳前都督專掌王之弓箭
朝夕在旁爾朱后弟文暢亦因姊寵官為儀同常在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六

一

王側又任祥子任胄亦年少俊秀王以功臣子收為
丞相司馬三人深相結納皆恃王寵驕縱不法王入
朝三人留在晉陽擅奪民財所為益無狀王歸切責
之由是三人皆怨望約黨十八人密謀弑王小人難養如此
立文暢為主暗使人通書西魏乞其救援使方出境
被邊將盤獲搜出私書密以報王王大駭尚以娥與
后故不忍遽誅含怒未發三人亦知使者被獲事將
敗露大為憂懼時值歲暮任胄謂文暢曰事急矣不
行大事將坐而待誅乎文暢曰須速殺之狂童做事看得甚易

相訂明年正月望夜。王出東教場觀打簇戲。三人皆隨侍左右。乘間圖之。正月朔日。王受賀畢。宴會文武。三日。任胄有家客知之。密首其事。王匿其人。隱而不發。及元宵夜。王往東教場。場中燈火萬炬。堆設錦帛三架。武士勇卒皆盛加裝束。輪刀舞劍。馳騁上下。藝高者賜錦。其次賜帛。蓋魏初京中卽有此制。晉陽制全列國。故有此會。形容熱鬧景象宛如目觀觀者人山人海。舉國若狂。時世子亦在晉陽賀節。王以其事囑之。及升場時。三人尚侍王側。世子趨前叱使下。搜其身邊皆有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六

二

利刃藏于袴中。三人叩頭請死。王命囚之。其黨十八人一並拿下。皆監候取決。王罷會還宮時。妃與諸姬慶賞元宵。宴尚未罷。王遽反。皆大疑。俄而諸夫人退。王向嬖妃語。以故妃大驚。謂王曰。似禮文暢。罪實該死。但看其姊面。宜賜一生路。婁妃大賢大德王曰。不坐其罪足矣。何得寬宥。本犯鄭娥。一聞此信。驚得魂不附體。次日求見王。王避不見。懇之婁妃。妃曰。大王法在必行。恐不能回也。娥含淚而退。少頃。王至。妃問何以不見鄭夫人。王曰。見其貌。恐移吾情也。見恐移情其不見者亦爲法屈

爾朱后聞知此事。欲自見王。知王不見。鄭夫人亦必避已。憂惶無措。乃命高洸曰。爾去見父。若不能救。爾舅之死。休來見吾。洸不敢見王。求解于世子。世子領之入見。再拜乞哀。王曰。爾來何為。歸語爾母。吾不能以私廢法也。洸曰。父王不赦舅罪。兒難見母。面王曰。汝且居此可也。世子亦為求寬。王不許。卽日斬之。其黨十八人亦伏誅。鄭娥痛其弟死。驚悸成疾。王視之。執王手大慟。王慰之曰。汝莫憂我。終不令汝父無後也。乃別求鄭氏族子嗣嚴祖後。

強為周旋尚在心上

爾朱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六

三

后召洸歸。洸不敢往。王與之同見后。后悲憤之色露于顏面。見洸怒曰。汝不能救舅氏之命。何面見我。洸伏地不敢起。王不悅曰。洸吾子也。何鼠伏若此。洸且去。我明日命汝為滄州刺史。后下座抱洸大哭曰。王前氣死吾母。今殺吾弟。又使見遠我去。耶王因赦爾。朱文畧以慰之。爾朱亦延一線任胄有妹名桃華。年十四。坐其兄罪。沒入歌姬院。王以其父任祥有功于國。命高洋納之為側室。越數日。世子將歸朝。王命之曰。汝見帝有一事須要奏知。近吐谷渾強盛。宜結婚姻。以懷

之澄入鄴。卽以奏帝。帝于是納吐谷渾之妹爲容華夫人。邊境得安。且說魏自喪亂以來。諸王貴戚流離顛沛。遺失子女者甚多。高陽王元斌其父祖皆死。河陰之難及遷都遭亂。有幼妹玉儀。他姬所生。年七歲。隨母流落在途。其母爲人擄去。與婢輕綃悲哭于路。可憐王孫泣路隅。孫騰帶之回府充爲侍女。居其家者十年。追憶舊事。依稀記得。近知其兄元斌襲封王爵富貴。如故向騰求歸。騰不許。玉儀時時流涕。騰有妾賈氏。見而憐之。乃于五更時縱之。令同輕綃自歸。認親時。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六

四

天色未明。二女逡巡道旁。莫知所投。恰值世子入朝。燈火引道而來。玉儀紅鸞高照矣。行至西御街。忽見二女攜

手相避。令人問之。言要往高陽王府。未識路徑。世子曰。此必逃奴。吩咐從人帶入府中。究問俄而朝退。歸家坐平樂堂。召二女來見。舉目一看。幼者恍似靜儀模樣。心甚驚異。問其來歷。對曰。我主婢二人從孫太傅家來。要往高陽王府去。因問高陽是爾何人。對曰。是妾兄也。世子曰。爾旣是高陽王妹。曾識靜儀否。曰。是妾姊也。因泣訴落難本末。言詞凄婉。嬌弱可憐。又

是靜儀之妹。世子不勝欣喜，問何名，曰：玉儀。婢名輕綃。世子曰：爾且住我府中，待我與爾兄說明，教他來認便了。便引其主婢安歇于月堂堂。堂在平樂堂東，其庭遍植桂樹，養白兔于下，彷彿蟾宮景象。故堂以月名。一堂耳，必描寫其景爲王居點綴，亦爲玉儀增彩。內有寢室三間，羅幃繡幙，象枕牙床，無不畢具。命侍女先送香湯，令其沐浴。世子潛往窺之，見體白如雪。餓眼喜出望外，浴罷易以錦衣繡裳，粧束一新，容顏無異靜儀，而嬌柔更甚。是夕遂同衾枕，以爲天賜良緣。如獲至寶，輕綃亦有

北史清義

卷四十六

五

厚賜。次日元公主聞之，謂世子曰：此孫家逃婢也，路柳墻花，何認爲金枝玉葉。語世子大慍，思欲貴之以塞其口，乃邀高陽王至府，令玉儀出見，細訴情由，拜認兄妹，遂請于帝，封爲瑯琊公主，與正室不分尊卑，各居一院。崔季舒常爲世子求麗人，未得。世子謂之曰：卿一向爲吾選色，不若吾自得佳麗也。喜極之言季舒請見，譽不絕口。其姪崔暹謂宮臣曰：叔父諂佞，大將軍若此，可斬也。蓋暹素以剛正自居，世子借其威福，彈劾大臣，頗降氣待之。及納玉儀，禮同正嫡，恐其入

諫數日內不復以歡顏相接。一日暹入見，墜一刺于前。問是何物，對曰：欲通刺于新娶公主。世子大喜，把暹臂入見。王儀再拜而出。季舒聞之曰：暹常爲我佞。

今其爲佞乃甚于我，人以為笑。

小人假裝正直，未有不敗露者，前此以叔

爲佞乃

妒之耳。今且按下不表，話說賀拔勝以歡有逐君之

罪，不肯爲之下。及歸長安，視泰行事，不讓于歡，心鬱

鬱不樂。又邛山之役，迫歡幾死，諸子在晉陽者皆被

歡殺，悲憤成疾。于西魏大統十年五月卒，年四十三。

歲帝甚傷悼，謚曰真獻公。

賀拔勝是畫中出色人，故其卒也特表出之。

泰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六

六

語人曰：諸將臨陣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

平常，真大勇也。今遽天卒，失吾一良將矣。爲之惋惜

者數日。時蠕蠕與東魏通好，數侵邊境。泰甚憂之，字

文深曰：蠕蠕貪，可以利動。聞其王有三女，長入我朝

爲后，次已有配。第三女曰勝明公主，年十八，才貌無

雙，最爲國王所愛，尚未適人。今厚賂金帛，以明公長

子求之，如得其允，則一心附我，賢于百萬師遠矣。

計雖

妙然結援爲強，究不若自強爲貴。

泰乃令侍中楊薦使蠕蠕國，送金

帛，無算。蠕蠕貪其幣，重厚加款，待薦因盛稱宇文長

子之賢求婚公主國王大喜欲允其請適東魏亦有使至國王拒不見使者訪得其故乃是西魏請婚國王已有允意故欲拒絕東使使者歸報高王王謂諸將曰蠕蠕反覆若此何以永結其心陳元康曰泰以求婚悅之不若亦以世子請婚其女足奪其計王從之乃遣行臺郎中杜弼使蠕蠕請以世子結秦晉之好亦厚賂其左右左右勸王許之王意未決入宮私問公主曰今兩國遣使求婚女欲何適公主曰兒非天下英雄不嫁字交長子固不足道即高王世子名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六

不及其父亦非兒匹當世英雄唯高王一人而已計不

老少但求英雄作配渠亦以英雄自命矣故落落數語亦極豪邁國王會其意乃謂

弼曰吾女當嫁天下英雄高世子不足以當之若王

自娶則可弼請復命然後來聘國王遂令弼進見公

王宮中玉階寶殿錦幔銀屏一女子據床而坐頭戴

飛鳳金冠身披紫霞繡服面若滿月眼若流星兩旁

宮女百餘皆佩劍侍立描其居處服飾之麗威儀容貌之美皆文章設色處弼

再拜而出乃辭歸致蠕蠕之命于王王不欲就集羣

臣商議羣臣皆勸王結婚謂可以得其兵力圖黑獺

不難。倘使與西連結，二寇交侵，恐力不暇拒。王曰：婁
內主乃吾貧賤結髮，今若另娶，置內主于何地？婁昭
曰：內主素懷大計，若為國事而屈，當不以為嫌也。王
如不安，何不召內主決之？王乃請婁妃赴德陽堂，共
議其事。妃曰：妾雖深處宮中，亦知蠕蠕地大兵強，為
中國患。與東則東勝，與西則西勝，其情之向背實係
國之安危。說得關係大則自然該娶今欲以女嫁王，永結鄰好，誠
國之幸也。奈何以妾故而欲拒之？且妾求一國之安，
敢惜一己之屈耶？甘于自屈亦有身分願王勿疑，妾請退處別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六

室讓正宮與居可也。

此段議論出自婁妃口中，省却無數周折。

羣臣皆頓

首稱賀。王大悅，乃命杜弼為正使，慕容儼為副使，奉
禮往聘。蠕蠕受聘後，即擇日起程，遣其弟三王禿突
佳以兵三千護送公主至晉陽，囑曰：不見外甥，汝勿
歸也。以珍珠十斛，良馬百匹，駱駝二千頭，車八百乘，
舞女五十名，為贈嫁之禮。公主臨行，請于父曰：兒此
去回國無期，欲留一物為信。兒有神箭二枝，寶藏在
宮中，以婚嫁之日，留一以奉父母，乞借殿前老栢以
留此箭。國王許之。侍婢呈上二箭，公主左手把弓，右

手執箭弓弦响處。正中栢樹上。左右無不喝彩。此段

在禮逾上。公主跪告曰。父王見箭如見兒。面蠕蠕主。若演

日兒去勿憂。吾自後一心助高郎也。公主再拜而別。

東魏武定三年八月。高王親迎蠕蠕公主于下館城。

番軍一到。遣使報之三王。謂公主曰。前卽下館城。乃

南朝交界之地。高王自來親迎。儀仗將到。公主宜換

南朝服飾。與之相見。公主曰。我別父母未久。服不忍

改。俟至晉陽。改換未遲也。高王盛服以往。禿突佳接

見。同入內帳。與公主相見。公主拜。高王答拜。禮畢。同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六

九

坐公主斟酒爲敬。高王亦送筵宴來。擺下同飲。公主

自飲其國中酒。宴罷。王出。與尋常夫婦相見者不同。先是王臨行

謂爾朱后曰。我爲國家大計。往娶蠕蠕女。聞此女頗

勇畧。婁妃不便相見。欲煩卿去一接。使知我宮中非

無人才也。后受命。行至木井城。知王已見過。離番營

不遠。便卽身坐飛騎。腰懸弓箭。帶領女兵百人。戎裝

來迎。直至番營。與公主相見。致禮而還。於是兩營相

繼進發。一日。勝明公主坐在馬上。見一羣飛雁。彎弓

射之。雁隨箭落。軍士歡呼振地。爾朱后聞之。知公主

射雁笑曰。番女亦有此技乎。正行之間。亦見一雁飛來。隨手取箭射之。一發而中。莫逞好手。奴亦不弱。軍士亦齊聲

喝彩。高王聞之喜曰。吾有此二婦。已足克敵矣。婁妃

知蠕蠕女將至。退居鳳儀堂。乃宮中深避處。語諸夫

人曰。數月之中。不與卿等相見。卿等善事新主可也。

桐花心不服曰。吾侍娘娘。不侍他人。桐花一生願一

同退處。妃許之。高王至晉陽。便迎公主入宮。同拜花

燭。深感婁妃之賢。潛往長跪謝之。妃曰。妾為社稷。屈

非為番女。屈王勿復爾也。措詞得體。妃有詩曰。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六 十

結好強鄰壯帝基。此身退位亦權宜。

英雄莫道無情甚。賜死秦州更阿誰。

高王既娶蠕蠕女。後常宿其宮。諸夫人處。槩不一過。

一日高洋回北省。親見蠕蠕女儼居正宮。其母反居

別院。心甚怏怏。請于父曰。母已退處。兒願奉母入京。

稍盡膝下之歡。王曰。爾母退避。事出權宜。我自會計。

當不使終屈人下。此時未可行也。但未識其計若何。

且聽下文分解。

仲禮文暢諸人因姊而貴。本是無恥小人。小人

得志肆行無忌。乃以高歡切責。遂思行刺。小人之難養。聖人已言之矣。任胄歡之嬖人。通同謀弑。誅之固宜。既以其父任祥爲有功之人。伶仃弱女。不加軫恤。使爲高洋侍妾。其意何居。高澄見玉儀美色。不告之父。不告之高陽王。竟納後宮。雖封瑯琊公主。總屬掩耳盜鈴。崔暹號爲剛正。獻諛固寵。真是小人之尤。較季舒更不如矣。蠕蠕公主欲嫁高歡。逼休婁妃。殊非正禮。厥後雖曲爲周旋。仍還正位。然與西魏文帝相較。不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六

七

過彼善於此而已。濁亂之世。紊亂綱常。不可以常理論也。可勝歎哉。

北史演義卷四十七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四十七卷

攻玉壁高王疾作 據河南侯景叛生

話說蠕蠕公主。貌雖美麗。性甚嚴急。在宮總行蠕蠕禮數。王欲得其歡心。於諸夫人盡皆疎遠。待之獨厚。然以舊寵相逢。頗懷不樂。又三王秃突佳。朝夕入宮請見。意甚厭之。一日與公主同遊南宮。設宴錦香亭。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七

一

上小飲盤桓。謂公主曰。此間宮院若何。對曰。山色如畫。亭臺幽雅。風景絕佳。真小洞天也。王曰。果如卿言。我宮中不及此地。吾與卿移居于此可乎。公主曰。大王愛此。妾亦愛也。遂召秃突佳。謂曰。北府宮廷深遠。人數衆多。公主居內。不能與王叔常親。今欲居此。王叔出入亦便。且王叔獨居無耦。就于左院中娶一美婦作伴。何如。說得委婉入情。聽者自然悅從。三王喜曰。公主居此最好。但恐大王車馬往來不便耳。王見二人皆允。是夜遂留宿南宮。次日將宮中所有。盡行遷來。過了幾日。

自至鳳儀堂迎婁妃還宮。不動聲色處置停妥諸夫人處亦時

時過去。心中遂絕牽掛。時交初夏。王在飛仙院與鄭

夫人宴飲。夜深方寢。偶犯風露。次日疾作。忙召太醫

調治。婁妃親奉湯藥。如是者半月。公主怪王不至。疑

其見棄。或以病告。仍疑不信。大懷怨望。王聞其怒。不

得已。以步輿遮幔扶病而來。公主迎入。見王真病。疑

怨始解。病亦漸愈。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宇文泰見東

魏與蠕蠕通好。日夜慮其來寇。以玉壁地連東界。為

關西障蔽。因厚集兵力。命王思政守之。繼欲遷思政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七

二

為荊州刺史。苦于無人替代。乃召思政問曰。公往荆

州誰可代玉壁者。思政曰。諸臣中唯晉州刺史韋孝

寬。提明孝寬伏後善守却敵之根智勇兼備。忠義自矢。使守其地。必

為國家湯城之固。當今人才無踰此者。泰曰。吾亦久

知其賢。今公保舉。定屬不謬。乃使思政往荊州。孝寬

鎮玉壁。孝寬之任。簡練材勇。廣積芻糧。悉遵思政之

舊。高王聞之。謂諸將曰。前日不得志于玉壁者。以思

政善守耳。今易他人鎮之。吾取之如拉朽矣。但知思政善守

鳥知孝政更強段韶曰。王欲西征。不如直擣關中。攻其不備。

無徒頓兵堅城之下。王曰不然。泰以玉壁爲重鎮。吾往攻之。西師必出。從而擊之。蔑不勝矣。諸將皆曰善。乃召高洋歸鎮并州。大發各郡人馬。親率諸將往關西進發。武定四年九月。兵至玉壁。城旌旗蔽野。金鼓震天。城中皆懼。孝寬安閑自若。或請濟師于朝。孝寬曰。朝廷委我守此。以我能禦敵也。今有城可守。有兵可戰。敵至當用計破之。奚事紛紛求救以貽朝廷之憂。諸君但遵吾令。以靜制之。不久賊自退矣。何畏之有。卽此數語。其見膽力。乃下令堅守。不出一兵。高王停軍城外。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七

三

屢來挑戰。城中寂然不應。乃四面攻擊。晝夜不絕。孝寬親到城上。隨機拒敵。城中無水。汲于汾。高王令絕其水道。城中掘井以汲。又於城南築土山。高出城上。令軍士乘之。而入。孝寬連夜築樓。高出土山。以禦之。王使人謂之曰。爾雖築樓至天。我當掘地取汝。料他必不能守。故明言告之。乃鑿穿地道。用孤虛法以攻之。孤虛者。取日辰相剋。黃帝戰法。避孤擊虛。故王用之。引兵攻西北。而掘地道于東南。孝寬曰。西北地形天險。非人力所能攻。彼不過虛張聲勢耳。當謹備東南。乃掘長塹。

邀絕地道。選能戰之士屯于塹上。外軍穿地至塹。卽擒殺之。又于塹下塞柴貯火。用皮排吹之。在地內者皆焦頭爛額。東軍死者千餘人。高王大怒。造衝車攻城。車之所及。聲如霹靂。城牆磚石碎落如雨。無不催毀。守陴皆恐。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東軍又作長竿。縛松麻于上。灌油加火。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盡落。東軍又于城之四面穿地二十道。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扞之。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七

四

敵不得入。

一攻一拒如善奕者。緊緊相對一着不讓。

城外盡攻擊之術。而

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土山。東軍不能制。王乃

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西方無救。恐

不能全。殺身無益。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

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自逸。

並非誇口。才實有餘。

豈有旬日

之間。已須救援。特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

子。必不爲降將軍也。

回得斬截有力。

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

主受彼榮祿。或可復爾。以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

中。又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

國公賞帛萬匹。人拾之以獻孝寬。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五十餘日。士卒死者七萬餘人。共爲人塚。高王智力俱困。且慙且憤。因而疾發。又夜有大星墜于營中。櫪馬皆鳴。士卒驚恐。王知執難復留。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宇文泰初聞玉壁被圍。諸將咸請出師。泰曰。有孝寬在。必能禦之。信得真無煩往救也。且歡嚴兵而來。以攻玉壁。謂吾師必出。欲逞其豕突。僥倖一勝耳。此意孝寬能料之。故被兵以來。絕不遣一介行人求救于朝。正欲守孤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七

五

城以挫其鋒也。於是不發一兵。

任爾智勇無敵。我只堅守自固。此司馬仲

達之所以待孔明也。歡其如泰何哉。

及東魏兵退。孝寬報捷。泰喜曰。王

思政可謂知人矣。乃加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其餘守城將士。晉級有差。方高王輿病。班師

軍中。訛言孝寬以勁弩射殺高王。孝寬令衆唱曰。高

歡豎子親犯玉壁。勁弩一發。兇身自殞。於是遍傳人

口。高王卧病。不與諸將相見。軍士又聞訛言。皆懷驚

懼。王知之。便命停軍一日。扶病起坐。外帳召大小將

士進見。將士皆喜。又集諸貴臣于內帳。開樂設飲。酒

酣使解律金唱勅勒歌其歌曰

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罩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王自和之歛歔流涕。

英雄末路同一可憐

左右皆爲揮淚。又謂

金等曰。今吾病甚。欲召子惠來。此代總軍事。而鄴中

又乏人主持。吾嘗與孝先論兵。此子殊有才畧。朝中

事吾委孝先主之。何如。金曰。知臣莫若君。韶之才足

當此任。願王勿疑。王乃令韶飛往晉陽。同高洋入鄴。

而換取高澄。至軍。澄聞召。以朝事悉托孝先。辭帝起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七

六

行方出府門。一異鳥飛來。小鳥從之者無數。向澄哀

鳴。澄射之。鳥墜馬前。視其狀。特異。衆莫能識。皆曰。此

妖鳥也。惡而棄之。

不祥之兆已見

不一日。遇見大軍。世子進

營。拜王于帳下。王曰。汝來乎。澄應曰。唯。又曰。汝來。天

子知乎。曰。天子但知兒歸晉陽。不知父王有病也。王

令權主軍事。星夜回去。至晉陽。輿疾入府。妻妃及諸

夫人見王病重。無不憂心。妃勸王息心靜養。諸事皆

委世子處分。王從之。且說司徒侯景。

提侯景伏下外叛之根

右

足偏短弓馬。非所長。而胸多謀算。智畧過人。東魏諸

將若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嘗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矣。亦何能爲？又常言于王曰：願假精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王壯之以其才畧出衆。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倚任若已之半體。景又常輕高澄。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一日無高王。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也。子如掩其口曰：毋妄言。澄微聞之。殊以爲恨。及高王疾篤。乃詐爲王書召之。先是景與王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以別情僞。王許之。澄不知也。景得書翻視。背無點。疑有變。遂不肯行。又聞王有疾。乃擁兵自固。以觀天下之勢。澄亦無如之何。一日侍疾王側。王熟視之。謂曰：我病汝固當憂。但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王曰：豈非憂侯景反耶？視其色而知所憂高澄曰：然。王曰：侯景爲我布衣交。屢立大功。引處臺令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拔扈之志。顧我能蓄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我死之後。勿遽發哀。俟人心稍安。成喪未晚。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勒老公並性道直。終

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學道人。性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假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以遺汝。他日景有變。可委紹宗討之。必能平賊。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全。親戚之中。惟有此子。軍旅大事。可共籌之。我恐臨危之時。不能細囑。故先以語汝。落落數十言。無非大計。以視老瞞之分香賣履。相懸甚矣。世子涕泣受命。繼又嘆曰。卽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悔何及哉。次日。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七

八

蠕蠕公主來北府探病。婁妃恐王心不安。出外接見。平敘姊妹之禮。攜手而入。時爾朱后鄭夫人皆在。王所一一相見。公主見王病重。不覺泣下沾襟。王謝之曰。緣盡于此。我死汝歸本國可也。公主曰。身旣歸王。玉雖死。我終守此。不忍言歸也。言亦決烈。王對之流涕。而已。武定五年正月朔。百官入賀。王力疾御前殿大會文武。忽日色慘淡。無光。問何故。左右報曰。日蝕。王臨軒仰望。日蝕如鉤。欲下階拜。不能矣。嘆息回宮。的昇病重。狀病勢曰。重。至初五日丙午。集婁妃諸夫人世子兄。

弟等于床前。以後事相囑。修遺表。自陳不能滅賊。上負國恩爲罪。又囑婁妃曰。諸夫人有子女者。異日各歸子女。就養無子女者。隨汝在宮。終身汝皆善視之。無負我托言。畢遂卒。時年五十。有二合宮眷屬。無不傷心慟哭。唯岳夫人不哭。悄步回宮。世子遵遺命。秘不發喪。戒宮人勿洩。至夜忽報岳夫人縊死宮中。中立定主意不隨人涕泣妃及諸夫人共往視之。已珠烈婦行。逕自是如是。沉玉碎。莫不傷感。遂以禮殮之。後人有詩弔之云。

大星忽殞晉陽塵。

粉黛三千滴淚新。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七

九

碧海青天誰作伴。

相從只有岳夫人。

且說侯景料得歎病不起。又與高澄有隙。內不自安。遣人通款于秦。以河南地叛歸西魏。潁川刺史司馬世雲與景素相結。聞景叛。遂以城附。又豫州刺史高元成。廣州刺史暴顯。冀州刺史李密。景皆誘而執之。盡併其地。繼又遣軍士二百潛入西兗州。欲襲其城。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殺殆盡。遂散檄于東方諸州使各爲備。以景反狀聞于朝。澄得報大懼。集羣臣問計。諸將皆言侯景之叛。禍由崔暹請殺之。以謝景。則景

不反矣。澄欲從之。陳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紀綱粗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地，何以下安黎庶？臣以為遲，即有罪，不可。」

因是殺之。晁錯前事，可以為鑒也。侯景久蓄異志，雖殺百暹，豈能使無

外叛元康之言，乃合大體。澄以為然，乃遣司徒韓軌督率大兵以討景。諸將皆受其節制。澄自景反，頗懷憂懼，留洋守

鄴，而召段韶歸北，謂之曰：「侯景外叛，我恐諸路有變，當出巡撫之。然後入朝，留守事一以相委。」韶再拜，又

令陳元康代作高王教，令數十餘條，遍布內外，臨行。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七 十

執韶手泣曰：「我親戚中，唯子可受腹心之寄。今以母

弟相托，幸鑒此心，慎勿悞我言訖，哽咽良久。外患內變，獨力

撐持方知無父之苦。韶亦灑淚曰：「托殿下洪福，保無他也。正是

大厦內傾，憂未已，強藩外叛，禍方興，未識世子入朝之後，能使內寧外安否。」且俟下文細說。

玉壁關之戰，東魏竭盡攻城之策，韋孝寬應之。

血土有餘，卒走高歡，可謂有勇有謀矣。歡當病亟，彌

留之際，慮置大事，議論人材，瞭如指掌，不愧英

雄。不似曹瞞，但以分香賣履，蓋其姦狡也。高歡

已死。諸夫人皆哭。岳夫人若無情者然。乃回宮。自縊。長隨地下。可知至情發露。不假形貌耳。

北史演義卷四十七終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七

十一

北史演義卷四十八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四十八卷

用紹宗韓山大捷

克侯景渦水不流

話說侯景通款西魏未見西魏發兵聞東魏兵至慮
衆寡不敵又遣行臺郎中丁和來納款于梁請舉函
谷以東瑕邱以西豫廣等處十三州以附梁主納之
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八

一

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兖州刺史
桓和等將兵三萬前往懸瓠運糧應接及韓軌引大
軍來討軍鋒甚銳景避之退守城中梁之援師不能
卽來軌遂圍之景懼復割東荆北兖州魯陽長社四
城賂西魏以求救秦將援之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
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
徒只好左丞王悅亦言于秦曰景之于歡始敦鄉黨
如是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初死
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也且彼旣背德

于高氏寧肯盡節于我朝。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西魏已料及此。惜梁主未之知也。唯王思政上

言吾朝圖河南久矣。若不因機進取。後悔何及。願以

荊州步騎一萬。從魯陽向陽翟。名爲救之。可以得志。

秦從之。乃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命太尉李弼儀同

趙貴將兵一萬。前往潁川。景恐納地。西魏梁主責之。

又使人奉啟于梁。其畧云。

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

不安于高氏。豈能見容于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八

得已。本圖爲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卽棄。今

以四州之地。爲弭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

豫州以東。齊海以西。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

城。徐州南交。事須迎納。願陛下速勅境上。各置重

兵。與臣影響。不使差悞。昧死以聞。

梁主見奏。下詔慰納之。且說韓軌圍潁川。晝夜攻擊。

不能下。聞西魏援兵將至。謂衆將曰。西師之來。必皆

堅利。我人馬疲勞。未可與戰。不如班師回朝。再圖後

舉。遂解圍去。軌至鄴。正值晉陽發高王之喪。布告內

外。靜帝集文武于東堂。舉哀三日。錫以殊禮。謚曰獻武王。詔加高澄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冀封渤海王。守喪晉陽。封婁妃爲渤海王大妃。命高洋暫攝軍國之政。以新喪元輔。停兵不發。畧頓一筆其時侯景見東軍已退。趙貴李弼兵至。扎營城外。又起反魏之心。設宴城中。欲邀弼與貴赴飲而執之。以奪其軍。小人反覆二將心疑。不往。貴亦欲誘景入營而殺之。弼曰。河南尚未易取。殺景反爲東魏去一禍也。况梁兵已在汝州。留此則必與戰。徒傷士卒。於大計無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八

三

益不如去之。遂遣長安。景復乞兵于秦。秦使都督韋法保。賀蘭願德將兵助之。且召景入朝。景是時雖欲叛西。而計未成。因厚撫法保等。冀爲已用。往來諸軍間。侍從絕少。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示無猜間。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詐。心不肯應。召入關。欲托欸于公。恐未可深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卽應深爲之防。不可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深然之。但不敢圖景。自爲備而已。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法保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

景於是決意歸梁。以書遺泰曰：吾恥與高澄雁行。安

肯與大弟比肩。泰大怒，乃以所授景之官爵，回授王

思政。東兵暫停，正好接敘西師之來，雨下許多疑慮，景絕西魏，正好接敘梁兵之援，一時許多曲折。

同法。秋七月，庚申，梁將羊鴉仁入懸瓠，景復請兵。梁

以貞陽侯蕭淵明為都督，進兵圍東魏彭城。侯得彭

城，進與侯景犄角。癸卯，淵明軍于韓山，去彭城十八

里，斷泗流，立堰以灌之。彭城守將王則嬰城固守。澄

聞梁圍彭城，欲遣高岳、潘樂救之。陳元康曰：樂緩于

機變，不如慕容紹宗善用兵。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八

赤心于斯人，彼必盡忠効命。賊何足憂。時紹宗在外。

澄欲召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臣特蒙顧愛，新

使人來餉金，臣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

也。澄乃以紹宗為東南道大行臺，先解彭城之圍。然

後討景。高岳、潘樂副之。先是，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

兒，何能為。聞高岳來，曰：兵精人豈我敵哉。及聞紹宗

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

王定未死耶。紹宗於諸將中亦無甚大異，歡知其足

以敬景，景亦知其足以敵已，又知紹宗

之足以敵已，唯歡能知之。豈天生一物必有一物制之，人之于人亦然耶。冬十一月乙酉

紹宗率衆十萬。據橐駝峴。梁侍中羊侃勸淵明曰。魏兵遠來。須乘其未定。擊之。淵明不從。旦日。又勸出戰。又不從。蓋淵明本非將才。性又懦怯。特以梁主介弟。任爲上將。進戰非其志也。侃見言不用。自領所部出屯堰上。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進攻梁將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方醉。卧不能起。身爲上將。只圖醉卧焉得不敗。衆皆

袖手。偏將胡貴孫謂趙伯超曰。吾曹此來。本欲何爲。今乃遇敵而不戰乎。怕超不能對貴孫。怒獨率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謂其下曰。虜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八

五

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自固。遂不發一矢。先是。景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南兵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洋退讓。吳見使前。爾擊其背。其時東魏兵實已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以紹宗佯退之言爲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爲東魏所擄。失亡士卒數萬。一敗塗地。大失江東體面。郭鳳退保潼州。紹宗進攻之。鳳棄城走。捷聞。舉朝相賀。澄乃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

皇家垂統。光配彼天。惟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策。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托關隴。佞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難成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托。以金陵遁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進圖容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于上。臣蔽于下。連結姦徒。斷絕鄰好。徵兵拓境。縱盜侵邦。蓋物無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八

六

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求勾踐之師。趙納韓城。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拒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蝦之斧。被蝓蟻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相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絏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誠智者所

不為仁人所不向也。矧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知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以利器，誨以嫚藏，使之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摧堅強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人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衆，不比危脆之師。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于身，踵癱于股，倔强不掉，痕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八

七

矣。難馴呼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為帝。但恐楚國亡，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楊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敷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于上，怨讟興于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

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鷲。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鵠蚌相持。我乘其敝。方使駿駒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羣。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于建業之宮。麋鹿遊于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轡轆。劍騎之所蹂踐。杞梓十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欵軍門。委命下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八

八

吏當卽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

多福。

檄文佳甚

當時梁朝士大夫。見此檄者。莫不竦然。以納景爲非。而梁主不悟。其後侯景擾亂江南。梁室禍敗。皆如弼言。先是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乃遣其黨王偉詣建康。說梁主曰。高澄幽廢其主于金墉。殺諸元宗室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鄴中文武無不離心。約臣進討。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爲聖

朝之邪莒國之士女爲大梁之臣妾。梁主好大故景只以大言騙之

梁主許之時有太子舍人元貞本魏宗室仕于南朝

遂封之爲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爲帝許以渡江

後卽位一應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會韓山失律淵

明被擄乃止蕭淵明至鄴東魏帝升閭閻門受俘讓

而釋之送至晉陽澄見之謂曰納一人之叛而失兩

國之歡爾主何取焉倘能復修舊好當令汝還江南

也淵明拜謝澄厚待之。高澄此時只圖殺景猶冀梁爲我助故待淵明加厚

且說紹宗既敗梁師移兵擊景當是時景退保渦陽輜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八 九

重數千輛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兵力尚強紹宗乘

勝勢鳴鼓長驅而前士卒十萬旗甲鮮明干戈森立

直逼賊營景使人謂之曰公來送客耶欲與我定雌

雄耶紹宗曰欲與爾一決勝負遂順風布陣景以風

逆閉壘不戰紹宗戒軍士曰侯景詭計多端好乘人

背當謹備之俄而風止景命軍士披短甲執短刀入

東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軍不能支遂大敗

紹宗墜馬劉豐生被傷俱奔譙城。紹宗尚敗可見景之用兵實非諸將

所能 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共尤紹宗法敵紹宗曰吾

敵

戰多矣。未有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董試犯之。二人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卽與爭鋒。勿渡渦水。二人往。停軍對岸。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不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教汝耶。侯景實紹宗知己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于樹間。遷又中樹。退入于軍。侍顯違紹宗之言。侍勇深入。被景擒去。旣而以無名下將。縱之使歸。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段韶聞紹宗敗。引兵來助戰。夾渦水而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八

十

軍見敵營四旁。荒草甚深。潛于上風。縱火燒之。景率騎入水。出而却走。草盡濕。火不復然。人皆服景之急智。景與紹宗相持數月。其將司馬世雲來降。言景軍食盡。將欲南走。紹宗乃以鐵騎五千。分左右翼。夾擊景軍。景臨陣。誑其衆曰。汝輩家屬皆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無不憤怒。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披髮向北爲誓。紹宗知景必以此誑其衆。故矢誓言以破之。景士卒皆北人。本不樂南渡。聞紹宗言。麾下暴顯等各率所部。降于紹宗。其衆一時大潰。爭赴渦水。渦水爲之

不流。景與數騎腹心走峽石。欲濟淮。紹宗追之。正是勝來。威力依山虎。敗去倉皇漏網魚。但未識紹宗能擒景否。且俟後卷再述。

侯景陰險狡詐。人所盡知。故在東魏而東魏生疑。投西魏而西魏不信。杜弼檄文。雖屬鋪張。却多確論。卽梁朝內外諸臣。亦皆以受降爲非。便何至梁武入其元中而不覺。非不覺也。好大喜功。明爲利掩耳。高王能識之于先。以術駕馭。又能預畜紹宗。以制其暴橫。其膽其識。不止高人。

北史演義

卷四十八

七

一等不謂之英雄不可也。

北史演義卷四十八終

